



朱侍講學士升傳

子同

朱禮侍

朱升字允升休寧人後徙居歙幼師鄉貢進士陳櫟
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深器之至正癸未聞資中黃
楚望講道湓浦偕趙汭子常從游明年春歸講學郡
城紫陽祠始作經書旁注是年秋登鄉進士第丁內
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路儒學正庚寅始之官學
之田歲入富於他學而官吏蠹食之弟子員日僅一
飯教養無方師生解體升始至則舉吳文正公澄鼠
牛之喻會出入整齋厨去宿弊晨興講授以身示法
江南北學者雲集明年淮甸兵起又明年壬辰秋滿

南歸而蘄黃之兵至徽矣自是連歲勝負相尋而所
居僻在窮山雖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
年丁酉大兵下徽被 旨召見 上潛邸冬辭歸明
年梅花初月樓成 宸翰四字賜 嗣後連歲被徵
受命既就道不辭比至見 上有 訪問後亦不強
留也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 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修國史次年 聖上肇登 寶改元洪武車
駕幸汴得告歸省丘墓冬末再行 以年高得請致
政而歸明年庚戌冬十二月以疾 年七十二自幼
爲學卽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實用爲工上窮道體

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說
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源謂濂
洛旣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於世然後學者徃徃
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旣不求其真知而未
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於後人者哉加
以詞華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於外是
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
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
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於方冊者始可得
而見然後傍叅之以傳注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

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注
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
既不能體味乎傳注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
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
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
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
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嘗曰旁注之作也知其麤
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
之要法平生之所以有得於聖經之蘊者以此此學
道之大槩也於易則有以見夫河圖洛書之異也而

原則同先天後天之殊也而實則一序卦之說則
乎吳澄之卦統以總其綱表章乎蕭漢中之說以極
其趣他如四卦從中起之故方圓往來逆順之妙著
七卦八之實迹用九用六之微機卦象神奇卦變之
定法貞悔元吉之大義三陳九卦之要旨諸如此類
有得於前聖之心者旁注不足以盡其蘊則又列於
前圖以表之而千古不釋之疑於是乎定於書則蔡
沈受命作傳惜其成於朱熹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
萃之前是以猶有未備者乃參考諸說以折其衷成
書傳緝補其缺而正其僞又直約之曰書傳補正以

翼之而朱蔡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春
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
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氣
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
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
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已以儉待
物以仁恩以濟鄉隣異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
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成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
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
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

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
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
孫子亦爲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
奧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 國朝有
所擬議隨卽廢毀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
卷俱藏於家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制 朕
聞洙泗集羣賢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闕里先後相
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爲博
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叅
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鏘禮法之

翼之而未察之旨於是乎備他如禮經大祀未審
秋書法未明三聖執中之本旨孔門求仁之要義中
庸知仁勇之統尊德性道問學之說孟氏存心養氣
之異用風人詩章之體音韻之說諸如此類皆涵泳
玩索有得乎聖賢之旨者其異也非立異以要名其
同也非雷同而苟合今不能悉錄平生處已以儉待
物以仁恩以濟鄉隣異以處患難犯而不校寬而有
容是以遐邇宗師小大成服然天性剛直不肯苟同
以其出自公心人受其責者亦未嘗怨也自幼學至
於捐館六十年間雖出處不常未嘗一日釋卷編錄

考索日益月加動成卷帙所注書有易書詩周官儀
禮禮記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孝經小學旁注讀老子
孫子亦爲旁注他如小四書小學名數醫家諸書之
奧義葬書之說皆有紀錄茲不盡載其在 國朝有
所擬議隨卽廢毀無存 制誥表箋前後文藁若干
卷俱藏於家吳元年丁未授翰林侍講學士制 朕
聞洙泗集羣賢之大成新安爲文公之闕里先後相
望斯文盛昌况新安之有人與前賢而同氏允爲博
古通今之士耆年碩望之英是宜備顧問於內庭叅
密命於翰苑惟茲華要用寵師儒朱升趨鏘禮法之

場超擢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
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
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戔戔束帛爲矜式於
國中青青子矜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
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彤闈鳳池兼掌
於絲綸麟史仍叅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
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
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
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

論樂

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何乃
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
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
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
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
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
顧不難邪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
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
年老免朝謁 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翰

唐書卷之二十一
五十
場超擢傳註之表羣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
羅百家馳騁千古自其潛心積慮至於皓首蒼顏用
功勤矣朕開基以來歲每徵聘戔戔束帛爲矜式於
國中青青子矜來英才於館下議禮作樂郊廟所資
修已及人國家所尚擢登玉署侍講形闡鳳池兼掌
於絲綸麟史仍叅於筆削天地交泰有資贊翊之功
雲漢昭回共致文明之治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吳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
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 上御戟門召
學士朱升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試之 上親擊

論樂

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以宮音爲徵音 上曰何乃
以宮作徵邪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
故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聲固難
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則八音和矣因命樂生
登歌一曲 上復嘆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
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
顧不難邪升等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
君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樂亦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 十一月壬辰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
年老免朝謁 洪武元年二月定宗廟時享之禮翰

定宗廟時
禮

林待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三合時祭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以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爲禍亂者

也夫內嬖惑人甚於鳩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爲所惑者卿等爲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爲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元年二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以年老乞致仕詔許之歸石門後終於家 洪武十五年二月丙寅陞吏部司封員外郎朱同爲禮部試侍郎同翰林院學士升之子也 洪武十六年十二月賜禮部侍郎朱同等襲衣

東華雜記云翰林朱允升國初名儒也一時制誥多出其手如於李韓公則曰漢廷命相蕭何在曹參之

前唐室紀功玄齡居李靖之上於徐魏公則曰起兵
濠上先存捧日之心定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於常
鄂公則曰可謂馮異功不小於鄧禹潘美義無忝於
曹彬於劉誠意則曰學貫天人才兼文武皆妙得其
實今文衡皆未收入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傳

侍講學士

鄭曉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寧海人父克勤元末隱
居國初守濟寧有惠政公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
讀書積寸爲文雄邁醇深鄉人門爲小韓子年十四
五侍父宦游齊魯間歷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
雩所在從宋濂游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
先輩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公顧末視文藝恒
以明王道關異端爲已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
世咸以爲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告笑曰古
人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

薦召見 上嘉其舉動端整諱皇孫曰此莊士當老
其才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公籍其家械送
闕下 上識公名特開釋令奉祖母挈妻子還二十
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
學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爲世
子師公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
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皇太孫卽位初廷臣交薦
召授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經筵
備顧問公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
公 上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

存付
經筵

面議可否必命公就展前批答公嘗作書事詩曰
展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
攜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透
玉欄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時大召
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公爲總裁會改謹
身殿名正心公獻銘作凝命神寶公又獻頌皆規正
君德比定官制改公爲文學博士靖難兵起日召謀
議詔檄皆出公手兵旣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
社稷建文君遜去 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公不肯
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公草詔及見

悲慟徹殿陛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公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公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 文皇曰國賴長君公曰何不立成王之弟 文皇又曰先生無過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公大批數字云云投筆於地又大哭且罵且哭曰死卽死詔不可草 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公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

已經死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公和粹貞諱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父不報宋濂葬夔州公自漢中走荆榛往祭墓且言之蜀王軫恤其孤婺講至與林右王紳郭濬劉浩葉見太諸名士友善切磨道義被薦時叔英與書大率以時措之宜爲言公深然之及與政又軫慕古王政卽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其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爲二十八箴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

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篡臣女主夷狄雖一天
下不可爲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
夷裔得一字實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
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
統宋史要言諸書逸不傳洪熙初 仁廟嘗謂羣臣
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
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公成化初文始行或曰
錄公家時得魏典史厚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公尚有
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存枝一葉是君恩也公死節事
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

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
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彭惠安公澤哀江南詞有
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扣頭乞餘生無乃非直
筆

仁宗卽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御劄曰
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司錦
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爲奴今存者旣經大赦並
宥爲民給還田土尋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
君雖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其在位猶尊之曰朝廷
又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於是天

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爲忠臣云

今言

翰林院侍講學士武周文

永樂四年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講學士武周文陛
辭命畱之賜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惇德宜在
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歸家享子孫奉養
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饌楮幣給驛傳
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操履
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
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
禮儒者致遠必重良馬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
耳

翰林院侍講學士奉訓大夫泰和曾公鶴齡行

狀

劉球

曾公諱鶴齡字延年一字延之其先避五季亂自金陵徙江西因家泰和父贈翰林修撰伯高母太安人胡氏夢星墜臥内生公公少異常兒及受學家庭不煩督責自力於業既冠與其兄椿齡以書經同領永樂乙酉鄉薦明年春試畱養未行其兄遂第進士爲翰林吉士翰林沒仰事俯育之責萃公一身繼遭父喪內外斬然無足賴者授學徒以自給而從焉者衆贊入蓋不貲廼營故業邑城之西爲久安計諸子頗

長足事事遂辭太安人赴永樂辛丑會試皆今少師
廬陵楊公司文衡務先典實之作以洗浮腐之弊喜
公文優拔梓行之廷對居第一擢翰林修撰洪熙乙
未勅封贈父母妻宣德改元奉命如南嶽及舜神
二陵修祀事宣德庚戌同考禮部會試修 太宗仁
宗實錄成受白金綺幣之賜進秩爲翰林侍讀明年
乞歸省道間太安人訃哀毀終喪復官預修 宣宗
實錄正統戊午書成受賜如初進秩爲翰林侍講學
士尋授奉訓大夫是秋考順天府鄉試初試之夕場
屋火試卷亦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
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公曰必更試然後百弊
除不然雖無所私亦招外謗朝廷何惜一日之費以
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公言衆皆
懾服得士亦審嘗自謂吾齒未艾而精神覺已衰吾
生其不久乎一夕課其子忘倦明且造朝與同列言
笑自若退而得疾未半晝沒館閣中大爲之慟歷春
秋五十九

翰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張公以寧墓碑

楊榮

公諱以寧志道其字也元贈禮部尚書諱留孫之孫
中奉大夫福建江西行省叅知政事諱一清之子其
先有光祿大夫諱睦者自光之固始從王審知入閩
始居古田之梅溪公生賦質清粹神采燁煜襁褓中
卽嗜讀誦甫六歲日記千言嘗與羣兒遊寺中僧人
難之以對公隨口酬應意甚超卓聞者歆羨八歲時
人訟其伯父逮於獄公忿不能平詣邑伸理令異其
言有條序命賦琴堂詩立就且出語新奇伯父由是

得釋年十五承父命往寧德受學於韓古遺歷五年
方歸學業大進鄉之學者莫不推許之登元大定丁
卯進士第初任黃岩州判官不踰年以計擒捕海寇
殆盡民賴以安繼陞真州六合縣尹有惠政及民以
丁內艱去官服闋將上京師爲兵所阻教授淮南者
十年後復徵至國子助教累官翰林既入國朝拜翰
林侍讀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每承顧問
多所裨益賜誥褒諭恩賚特厚焉洪武己酉夏六月
奉命齋詔印使安南封其國王未至而王卒國人請
授其世子公不聽遣人請命於朝且教其世子服三
年喪并令其國人效中國行頓首稽首禮朝廷嘉之
賜以勅書比之陸賈馬援并御製詩八篇以獎諭之
未幾得疾卒實庚戌五月四日也

良安
年喪

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達傳

黃佐

王達字達善常州無錫人世編氓至達始業儒家素
貧嗜學不倦聰敏博聞考索精到爲文辭援筆立就
不喜浮靡惟務篤實事親能盡子道閭里則之嘗受
經於鄉先生張籌甚見器重後籌拜禮部尚書復往
卒業京師學士宋濂見達端重簡默而丰儀卓偉嘆
異其才折輩行以相交及歸而縣令辟爲鄉校師達
訓迪有方學者多所造就改除大同府學訓導教如
鄉校時革除年間以薦入爲國子助教六館諸生多
趨其門朝夕請益達誘掖開誨講說論議終日不懈

成德達材之士彬彬然出達門下初成祖居燕藩聞
 達名及卽位召與語稱 旨太子少師姚廣孝復薦
 之遂入翰林爲編修時方治黃 亦年間奸惡 上聞
 問建文君過失達對曰可與 但輔導非人故誤
 之耳 上不以為忤與修 帝實錄尋陞侍讀

學士編纂永樂大典爲總 貢舉得士尤多嘗

獻視學頌達謙和恭慎爲 有典則援引證據必

本於六藝作詩有唐人風 又號耐軒又號天游道

者有耐軒集詩書心法易經選注尚友編桂林機要

詩小序及梅花百詠詩藏於家達性不飲酒甘嗜薄

味然常患氣疾時遇寒暑輒發及臥病篤 上命醫

往視永樂五年六月卒年六十五 命有司歸其喪

侍讀學士徐穆傳

徐穆字舜和江西吉水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秩滿遷侍讀與修歷代通鑑纂要宋元論斷多出其手同考會試者再得倫文叙董玘皆爲榜首及其他名士尤多人服其藻鑑 上卽位命充正使頒朔於朝鮮及境驛告國王迎詔不郊迎不道跪穆援古證今反復折辯卒能以禮屈之王屢遣陪臣代質疑義剖析不遺凡所餽獻悉拒弗納國人皆嘆服與修 孝廟實錄充經筵講官劉瑾專政託擴充政務名調諸翰林爲部屬穆時已丁憂去猶不免擬

爲南京禮部員外郎服除改南京兵部未至任瑾敗復爲侍讀比內閣以翰林春坊多闕員疏其有資望者陞補穆名在疏中翌日遽卒其子永年以請特予爲侍讀學士蓋異數也穆才性明敏下筆千百言若不經意者博極子史於凡國朝故實兵民利病以及四方地里險易俗尚薄厚歷如指諸掌每稠人廣坐中議論英發畧無諱避穆素所自負蓋欲一試以就功業年僅四十餘而卒人皆惜之

學士姚明山先生涑墓誌銘

趙時春

翰林院侍讀學士姚公涑字維東號明山浙之慈谿人也考總制兵部尚書諱鏞以文學進士高第歷禮部郎督學按察晉都御史撫延綏督廣兵討戮叛牧岑猛以明大義法皆應具 國史配張夫人夢吞日華與五色鳥投懷遂生公六歲夫人卒公踊頓如禮七年就學聰慧強記尚書命爲龍文公以代天行雨閔世救民對成童知屬文於途得遺書遂引楚人忘弓楚人得之序焉尤好觀史窮其成敗治忽及長狀貌奇偉世稱鉅人尚書兵備汀漳山寇發閩人大震

公卽挾弓矢助討寇廣設方略寇遂靖舉正德丙子
鄉試第七人嘉靖癸未禮部第二人及廷對遂冠
多士拜翰林院修撰尚書亦自延綏還拜工部左侍
郎父子同詣闕謝縉紳以爲榮次年大禮議起公
偕臣寮伏闕爭之同杖於廷得復官尚書以三
品蔭公子公推與庶弟其孝繼母友諸弟類如此丙
戌爲會試考官尋命備經筵官奉使清黃公撮其要
爲錄使世臣咸知國制以馭吏奸壬辰爲廷試
受卷官充經筵講官丰儀峻偉陳義誠切上嘉焉
九載考績例春坊左諭德與修明倫大典每晨

入瞞出盡心編摩大同兵變戍主帥公密謀告當
者以誅其首惡而宥其脅附且薦同年進士楚公書
可任楚竟平大同常疏請帝王廟去元世祖主以正
華夷之分初被郤後卒如公言十奉命校累朝
寶訓成上賜宴內廷加錦繡襲衣晉侍讀學士安
南不貢時議欲討伐公謂此單使事耳可不煩兵卒
如所料丁酉主北畿試得士登甲榜者多文詞爾雅
明俊世以爲式某歲丁尚書憂特賜馳驛歸葬孝勤
備至遂感疾卒後上嘗問髯狀元何在或以公憂
去及卒對者深悼惜之特賜祭公明達魁岸其學

作邊
圖
策海
迎

長於史務求政要爲經濟事不拘拘文詞常曰三代
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
以下與膏梁子弟共天下宋與白面書生共天下元
與族類共天下我朝皆無之可謂盛矣但邊防海
運最爲今日急務遂作邊圖凡道途往來關隘險阻
之處指諸掌不幸熾於火謂海運當講於平居時又
曰中國之兵強夷狄之兵弱創業之兵強守成之兵
弱蓋草昧法簡而嚴中世法繁而寬簡而嚴所以用
命繁而寬所以多敗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
立黨則必爭奚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
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言愈多而道愈晦矣持
論侃侃聽者忘疲

弘文館學士羅公復仁傳

王時槐

羅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博覽經史尤通天文書初爲漢辟爲翰林編修復仁知友諒盜雄非帝王器遁去壬寅大明兵取九江復仁杖策來歸大祖甚喜

置左右癸卯從破友諒於鄱陽齋蠟書招袁臨吉贛諸郡甲辰友諒子理固守武昌不下命往諭降之擢國子監助教以老故賜小車出入每宴見賜坐食飲丙午使山西反覆以天命人心曉譬之擴廓感悟洪武元年遷翰林編修二年齋詔諭安南歸所侵地安南遺金貝土物甚多却之大祖聞其事益義而

嘉之隨拜弘文館學士復仁敦茂簡樸若草野倨侮而胸中了了 大祖與談率意陳得失無所顧避常操南音以對 大祖顧賢其質直呼爲老實羅而不名嘗幸其第復仁方操塗具完壁急呼妻抱兀坐上上曰賢士豈宜居此命 賜第城內遇 天壽節製水龍吟一闋以獻 上悅厚賜之尋乞致仕許之陛辭 賜大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汝布衣放歸田壘久之復召乘傳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軍糴等事 上憐其老畱三月乃賜玉帶錢杖裘馬食具遺還於家復仁從容侍帷幄隱玉於璞深受 上知始終無替以壽考終有玉堂倡和集行於世

侍講林公環傳

林環字崇璧後塘人唐九牧葦之後幼倜儻不羈聰
慧過人閱書多成誦下筆成章方在澤宮時文章已
爲人所重永樂四年 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年
陞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爲書經總裁官兩考會試聲
名籍甚十三年 扈從巡幸卒於北京年四十環負
材曉世務特爲 文廟所器一時儒碩亦厚望之沒
無不悼惜焉

翰林侍講陳先生全墓誌銘

陳循

翰林侍講陳先生果之以永樂甲辰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官陳之先光之固始人避梁開平之難從唐節度使王審知來閩居玉融之南陽又自玉融析居長樂之江田里曾祖汝嘉祖景獻父伯惠皆有隱德母戴氏先生諱全果之其字自號蒙菴未生之前四日父卒旣生賴母鞠於哀苦之餘遂有成立稍長岐嶷如成人有大志事母甚孝處鄉族甚謙謹從族父江山令仲晉受業以穎悟稱諸父嘗謁先隴於阮郎峯皆有賦詠時先生踰十齡亦預侍行作詩諸父益器

重之令攻塲屋之文爲邑庠生卒業於其族兄澹齋
博士大有造就永樂乙酉之夏預宴集於族中園亭
旣而醉臥樹下有二紅蛇交繫其腰或曰勿怪此綬
微也是年果領鄉薦明年會試 廷對賜進士及第
第二人擢翰林編修尋歸省於鄉比還預修永樂大
典書成被召赴 行在修性理大全諸書受 賜資
陞侍講 車駕南還比復巡守先生以老得免扈從
後署院事在兩京多預考鄉試會試克精衡鑑其爲
人謙和而篤實其居官慎密而公勤學士大夫皆以
先生老成每見稱重無間言焉一日聞母宜人訃至

故事京官有喪皆赴

行在請

命然後歸葬時先

生適有疾且值冰凍或勸少待疾瘳冰解而後北行
先生曰有是哉死生命也吾爲君親不得顧此遂行
在途一如喪次哀痛不輟還至南京越十三日而卒
距其生元至正 亥七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六卒前
一日呼榦語曰吾荷 國恩至此皆托祖父之餘蔭
慈母之大德所致死無可憾惟君親不能報爲可憾
耳爾兄弟其母墜先業庶有望於他日餘無所及乎
生詩文有蒙菴集若干卷藏於家

翰林侍講承直郎王君進墓誌銘

楊士奇

宣德元年三月一日翰林侍講王進汝嘉卒館閣自
大學士而下咸走會哭已而共嗟咨歎曰當國家
用儒之際奈何其喪賢者且兩朝史事方嚴奈何喪
文學老成人相與悼惜不已汝嘉爲人惇實內貞外
和行修識明學該博尤熟書春秋爲文章和平寬厚
一傳於理勤職務雖老不倦雖風雨寒暑不自逸而
折衷羣議辭氣雍容簡而適當故所爲悼惜之者非
徒以寮案之故交游之私也其先京兆人家蘇之長

立中仕松江府知府生三子璉洪武中吏部主事
汝玉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編修李汝嘉也自幼喜
學問穎敏異羣兒十歲從師受經下筆敷釋義理已
津津動其長者侍松江君宦游浙東西所親炙日廣
造詣日深矣平居孝親敬兄一本於至性嘗坐累謫
戍五開後舉明經爲武昌府學訓導歷九年陞大庾
縣學教諭所至盡心啟迪學者率見成效初被召修
永樂大典爲副總裁又召修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
成皆受重賜遂陞翰林五經博士授迪功郎秩滿陞
侍講授承直郎永樂中考鄉試應天府廣西廣東各
一考會試禮部三無敢干以私者洪熙初建弘文閣
時翰林學士楊君溥偕汝嘉四人者受命日直其中
禮遇甚厚汝嘉與人交久而敬澹而可親於義當然
未嘗有所不盡一時王氏之盛汝玉汝嘉先後入翰
林汝玉文名聞天下而士君子論行已有道蓋於汝
嘉無間言云

翰林院侍講承直郎贈翰林院學士謚忠愍劉

公球傳

彭韶

公諱球字求永一江西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擢
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輒爲一帙於是禮儀
制度不煩考索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尚書胡濙加
敬重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餽之堅却不受正統
初詔求文學之臣濙首以公薦預修宣廟實錄成改
翰林院侍講食五品祿公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
無間言從弟玘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
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其在經筵拳拳於開道啟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而爲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恒切歲己未庚申京師大水民饑上陳築泄拯濟之方時北虜數來貢公深以爲慮已而麓川不靖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大舉兵伐之公上章大意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虜寇癸亥夏雷震奉天殿鳴吻詔求言時麓川再叛發兵徃征之公復陳十事一言宜親政務權不可移於下大監王振覽之怒欲置之法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卿得罪振令錦衣指揮馬順深探其獄謂公畫此謀陛前粹去公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歿訴太祖太宗遂歿於獄年五十二景泰初贈翰林學士謚文愍

劉忠愍公死事狀

羅洪先

鄉人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頗用事諸公卿率趨謁而公獨不爲禮彭銜之會公上疏彭欲假以相報乃激振曰劉某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旣大怒而公疏中嘗言大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下獄已而陰

疾錦衣衛使馬順以計殺公順是時掌衛事一日五
更攜一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同臥小校前持公
公知有變大呼曰 太祖 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
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走前
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
後空處董從旁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家家人始知
公死乃以血裙爲襯歸葬小校失其姓名本盧氏人
與耿公九疇爲鄉隣耿素愛其年少俊美因與往來
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見耿耿視其貌羸黃不類惜
之曰得無有他疾乎何羸至是小校吐實且曰順先

一夕密語某曰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
隨迫於勢不敢不行比聞劉公爲忠臣是某無故作
逆天理事死有餘罪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慟哭
悔恨不自已未幾果卒耿與廣信僉都御史高公明
嘗言之高語永豐鍾恭愍子知縣啟啟以語東廓先
生而洪先讀先行人如墉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
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
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吊者踰
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諱祭自二十一日後
連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

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甚大且經目擊其必審不謬
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之難甘心墮首豈朝
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約與
偕疏成爲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
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走且嘆
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
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曷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其子
同年尚稗習聞之比長疑以相問母告故同懷忿恨
常欲申父志比後諫易儲杖死入祀郡中忠節祠與
公同日迎主且聯坐云

翰林侍講彭公教墓誌銘

彭華

甚矣人材之難得而易失也吾吉雖號多材而科第
文學志識行檢若彭彭五者於今何可多得迺僅四
十有三而沒彼蒼蒼者豈於材亦有所忌邪敷五病
最慎醫藥更數醫病益劇然予往視每力疾起坐卒
之日始不能出予退少間遂不起成化庚子七月館
閣自保傳以下咸弔祭痛惜之敷五自幼穎悟出羣
未能言時父兄戲指齋堂題額語之明日試問焉卽
能歷指以復四五歲教之書捉筆書點畫不爽口占
韻語輒成章天順己卯舉江西鄉試第一越四年會

試中第二又明年 廷試權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承
務郎預修 英廟實錄編校精勤成化丁亥進儒林
郎 賜勅褒嘉并封父母妻是秋書成進侍講階承
直郎賜白金文綺戊子丁外艱辛卯起復壬辰同考
會試尋丁內艱丙申起復丁酉考順天鄉試己亥始
侍 經筵於是已沾疾矣敷五博學強記窮探力索
必得乃已爲文章奇氣逸發光彩奪目而章鍛句鍊
典則森嚴評論今古是是非非確然不可拔於事無
微鉅動欲方駕古人家居篤孝友執親喪哀毀骨立
蔬食苦寢非杖不能起見者莫不動容父在殯鄰火
倉皇遷避有頃二百餘家俱灰燼獨殯遷室得無恙
人以爲孝誠所致山澤湍悍作舟以濟且規爲經久
計其它所欲爲者尚多敷五莊重英毅崖岸蘄絕言
動不苟抱負遠大初自書生不四五年間進位侍從
銳意天下事若無難者俯視功業可拾取也旣連遭
喪優游無所事乃杜門刻勵自持無一躁戚語然竟
不及一施以至於沒敷五諱教吉瀧江人

唐愚士侍讀傳

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有異質負奇志
父肅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愚士侍肅歷遊名士大
夫間宋濂亟許其才勉之學年二十已有聲於時肅
謫死臨濠愚士辛勤扶喪歸葬求父遺文荒郵敗壁
高崖斷石靡不窮探備錄時時伏讀凄切聞者掩泣
愚士善筆札爲文瞻蔚有俊氣尤長於詩洪武中當
道屢薦謝不就曹國公李景隆好士爲勲戚第一聞
愚士名聘爲子師征行四方皆與之俱歷燕蘇秦周
覽前代遺跡援筆而賦詞旨超絕躡躑一時性善飲

酒飲酣高談傾座時聞諧謔日夜不窮建文辛巳詔
詞臣集經史中數千載事爲一書以考治亂昭鑑戒
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共事編纂方孝孺以愚士薦
帝亦雅知其名趨召至賜冠帶拜翰林侍讀與孝孺
同領修書事日以前漢書進讀未幾病卒年五十二
所著有萍居稿文斷諸書

翰林侍讀承直郎陳公振行狀

劉球

公之先光州固始人唐末之亂有諱檄者從王審知
入閩至君父週封文赫居四川道監察御史母林氏
補人君諱振字叔剛以字行號淵齋自幼端重不與
童輩狎稍長課詩有奇句從武國訓導劉九疇受春
秋由邑庠生領永樂甲午鄉薦上春官不偶退卽閉
戶研窮經傳子史深有造詣遂第辛丑進士例得依
親以廣學乃就諭德林尚默先生問古文法先生作
原文貽之歸則旁搜遠討其功倍於肄舉業時其學
與文遂並進宣德丙午召至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

會修兩朝實錄膺薦預纂修之列以課最推恩封其
父母妻實錄成受襲衣白金文綺之賜陞翰林修撰
時以他官預纂修者數人獨君得留翰林衆以爲榮
君亦早夜孳孳圖報稱非有疾痛不安卽無一日不
在官於職務尤克勤恭以底績同列中或有他故以
其職事託之亦無不盡心公退輒坐靜室讀書爲學
不倦非其分內事未嘗預人以故多賢之先生長者
咸器焉丁母憂去官廬墓側哀毀逾禮終喪復故職
止統丙辰同考禮部會試 上將御經筵慎選儒臣
充講官君在選列進講之初受銀鈔表裏之賜纂修

宣廟實錄成陞翰林侍讀受賜加於初聞其父病
疽疏乞歸省旣得命而有產子之喜比俗子未滿月
忌出室或勸之緩發君曰自聞家君病來食不知味
寢不安席得請以歸恨不一蹴至膝下豈以俗忌滯
吾行耶卽日就道抵家而親已愈父子兄弟相聚甚
歡明年將上京沾狂惑之病服藥少愈遭父喪而疾
盛作以正統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歷春秋四十有
七

翰林院侍讀尹鳳岐

翰林院侍讀尹鳳岐江西吉水縣人永樂丁酉解元
明年登進士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歷編修修撰與修
宣廟實錄書成陞侍讀鳳岐爲文敏捷詳贍性剛
直持論侃侃無所避用是忤於當道以刺員退歸竟
不復召用天順三年三月卒士論惜之

翰林待制華川王公禕行狀

鄭濟

公諱禕字子充姓王氏其先太原郡人五代時節度使彥超自會稽徙金華之義烏遂爲義烏人其後有曰固者游安定胡先生門登宋皇祐五年進士第卒官恩陽令南渡後有典方州積階至金紫食邑開國封男者至公之大父炎澤仕元爲石峽書院山長父良玉常山東陽兩縣儒學教諭益以文學著稱母陳氏讀書知義理公之生也爲元至正壬戌十二月十七日與山長公寔同初度前夕山長公夢五色芝產門楣翌日公生識者以爲文章之兆公幼秀爽敏惠

稍長習古學師事侍講黃文獻公潛是時文獻爲文章宗工天下所師仰然性介特慎許可見公所業獨深器之卽屬以斯文之任至正戊子元政衰敝公愀然閔之乃攬天下事勢爲書七八千言上之時宰嫌其切直格不以聞新安程公以文知公爲文獻門人讀其文嘆曰青青於藍冰寒於水其子充之謂歟臨川危公素太原郝公遠圖大梁段公天祐一十有二人列薦於朝不報濟南張文穆公起巖率翰林僚屬又薦之亦不報有齊琦者得傳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嘆曰子充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

道終不可爲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立言然深自韜晦若將有所待者歲戊戌大明太祖皇帝親取婺或以名聞遣使徵之公幡然喜曰吾聞大亂極而聖人出齊琦之言良足徵乎卽日詣行在上見大喜署中書掾每商畧機務悉契上衷益加禮敬語必稱子充而不名間與論文章稱善因命采故實韻爲四言詩以授皇太子辛丑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春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丁外艱乙巳五月服闋除

侍禮郎兼引進使時當創國之初禮制多公所定是年冬除起居注嘉言謹論啓沃良多丙午七月除同知南康府事特賜黃金帶以寵勞之公治民本於仁恕而臨之以廉平民咸服之丁未上將卽大位召還議禮明年戊申爲洪武元年南閩初入職方以公出判漳州公宣布德澤復以治南康者治之二年詔修元史召宋公濂與公同爲總裁官二月入史局於史事雅擅其長力任筆削之勞一無所諉書成六月拜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公掌判代言凡大詔令多屬焉三年二月奉詔預教大本

堂公經明理達開導訓諭道光師儒每召對殿庭必賜坐久則賜飲饌一日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日上所賜梨漿飲之吾渴濟矣中貴人竊聞之言於上卽命齎賜之其在翰林未久出使吐蕃未達境召還五年正月又使雲南六月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而諭之曰皇上聰明神聖新創大業皆天命人心之所歸惟爾有衆僻在西南未洽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今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地一民按堵如故高官厚祿不爾吝也否則如魚遊釜中終取夷滅時梁王君臣相顧駭服已有降意會元之遺孽有自

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
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
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
愈責謂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
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
向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
死而已寧以迫脇爲懼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天
兵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
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公卒後之八年
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

諱所擢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
統及前山西叅政王公景彰力爲採搜死事之詳爲
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
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卽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
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
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
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襍著二卷詩五
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
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
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

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徵糧餉且欲連兵以拒我覘
知梁王有貳心因以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固
其意時梁王持兩可不決因匿公於民間脫脫聞之
愈責誚梁王不得已以公出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
慷慨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
何欲與日月爭光邪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有
死而已寧以迫脇爲懼邪顧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天
其夕至矣遂被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十四日也享
年五十有二娶何氏子二曰綬曰紳公卒後之八年
大兵平雲南又十五年紳往求遺殯不獲因訪得公

諱所撰踊號呼製神主載回時雲南左布政使張公
統及前山西叅政王公景彰力爲採搜死事之詳爲
文以暴白其大節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屹然有奇
氣人初見之若不敢卽及夫一言之入則情誼藹然
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其爲文宏麗
沉雄機軸貫綜自成一家言天下大夫士爭傳誦之
所著有華川前後集二十五卷玉堂襍著二卷詩五
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於家公事上十餘
年服勤報效左右開陳非仁義之言弗道也天性至
孝友悌尤至先世田廬悉推以予兄弟其教子慈而

有法在官還書戒之曰寧人侮我母我侮人故二子皆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王禕字子充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洪武五年春正月命蘇成詔諭雲南禕以翰林待制與之偕行

命下之日廷臣危之禕欣然就道以六月至雲南見梁王君臣禕諭之曰皇明創業統一萬方惟王僻在西南未被聲教天子不忍鄙夷命禕輯寧汝邦家若能亟奉版圖以歸職方則身名俱存不亦偉乎不聽館禕別室然以禕名儒雅敬之又曰朝廷軫念雲南黎庶不忍盡剽故令開諭若旅拒不服自遠

恩化必奉行天討命秦甲發蜀曠循棧道畧沉黎而西大將軍踞昆明之上而飲其水犄之角之腹背受敵王之將佐利王以爲功者不少雖欲泥首牽羊其將能乎王曰漢閉昆明命使莫達唐勤遠畧祗以自憊天朝若以兵臨雲南金碧以爲城昆澤以爲池雖多無所用之禕曰王未聞乎自天地構難友諒據楚士誠據吳友定據閩王珍據蜀彼皆重關峻嶺長江天塹險邁金湯况兵糧委積淵謀盈庭孰不欲長雄天下以與天地爲悠久乎不四五年率膏鈇質雖爾兀君北走以死擴闊帖木兒輩賣降恐後往

事具在可鑒也已今王自度謀勇悍遂孰愈誠諒兵
土利廣孰愈中國度德比義孰愈 天朝推亡固存
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與之天之所與誰能禦之
今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犯順與天下抗爲此謀者
不亦誤乎王曰先生之言是也請姑就館吾其圖之
會元之遺孽有自立於朔漠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
拒必欲迫梁王殺禕王不忍匿禕於民間脫脫聞之
請讓益甚梁王不得已出禕見之曰吾不能庇汝矣
禕慷慨言於脫脫曰天旣訖汝元命我 皇明代有
天下 上卽寶位已五年汝如爝火餘燼乃與日月

爭光耶吾與汝皆使也以凶威脅我我寧畏死耶
脫厲聲詈梁王或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遣
之彼何罪也况王公文行天下無雙宐有以全之脫
脫曰今雖孔聖義不可存梁王不能救禕顧謂梁王
曰雲南之禍自此始矣遂遇害時六年癸丑臘月二
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雲南城中莫不流涕梁王遣
司徒達里麻致祭具棺衾殮之昇至地藏寺後火之
遇害之所則今崇正門外三市街是也後十年天兵
下雲南始白於 朝洪武二十三年 贈翰林學士

奉議大夫謚文節正統間改謚忠文成化間 賜祭

立祠於雲南府城東有司秩祭

翰林院待制黃公哲傳

黃佐

黃哲字庸之番禺人世爲荔灣著姓哲弱冠而孤刻苦讀書通五經嘗借人文選手抄之沉玩究竟遂能作詩造晉唐奧域性好山水結廬蒲澗栖息其中往來羅浮峽山南華諸名勝自以爲未足乃辭家度庾嶺過吳楚遊燕齊間一時湖海英豪皆與遊焉當風雪時泊舟秦淮遇朱文昭涂穎輩相與握手吟詠沽酒大噉二人惜曰君才如白雪吾雖知音如寡和何自是益有名龍鳳中太祖爲吳王駐師公孫招徠名儒哲爲丞相李善長叅政張昺汪廣洋所知交薦

之乙巳建吳國拜哲翰林待制入書閣侍 太子讀
書尋兼典籤輔道盡職 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無

虛日丙午六月左丞相徐達北伐擒元右丞忻都會
江浙平章長壽篤右丞達蘭帖木兒北還皆應制賦

詩稱旨未幾歲旱 上祈雨鍾山獲應 御製七言

詩志喜命哲賡之其見重如此洪武初奉使青徐論

諸反側尋出知山東東阿縣吏胥初以儒士易之哲

剖決如流案牘無滯且不事繳繞苛察民樂其寬一

縣帖服值旱麥苗盡凋乃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

池龍祠禱焉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

黃公雨也狼溪有惟物為幻竊人啗之哲為文禱

天湏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

多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自慮故千人曰

日滋辛亥四月陞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感泣

拳鬻父老起與而至有百餘歲者抵府境乃還

黃河決梁山平書省發民疏浚哲董東平之役經畫

有方民不告勞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

乃胡元為覆轍可以戒不可以為法事遂寢尋上疏

陳時務數十事皆人所難言 上怒其狂斐會山東

分省奏哲捐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 上

之乙巳建吳國拜哲翰林待制入書閣侍 太子讀
書尋兼典籤輔道盡職 太子愛重之鈔幣之賜無

虛日丙午六月左丞相徐達北伐擒元右丞忻都會
江浙平章長壽篤右丞達蘭帖木兒北還皆應制賦

詩稱旨未幾歲旱 上祈雨鍾山獲應 御製七言

詩志喜命哲賡之其見重如此洪武初奉使青徐論
諸反側尋出知山東東阿縣吏胥初以儒士易之哲
剖決如流案牘無滯且不事繳繞苛察民樂其寬一
縣帖服值旱麥苗盡凋乃齋戒徒跣烈日中詣洪範
池龍祠禱焉詞旨哀惻甘澍應時優渥民驩呼曰此

黃公兩也狼溪有怪物爲幻竊人啗之哲爲文禱於
天湏臾風雷大作一青蛟斃水上時經毛貴亂後民
多流徙他鄉聞哲善政復其業者亡慮數千人戶口
日滋辛亥四月陞東平府通判東阿士民遮道涕泣
攀留父老扛輿而至有百餘歲者抵府境乃返是歲
黃河決梁山守書省發民疏浚哲董東平之役經畫
有方民不告勞聞有司欲復堰黃陵岡哲建議謂此
乃胡元爲覆轍可以戒不可以爲法事遂寢尋上疏
陳時務數十事皆人所難言 上怒其狂斐會山東
分省奏哲捐俸修先聖祠築積水湖堤有成績 上

乃釋不問哲亦乞歸得允既南還有司請哲領郡校
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四
月 朝廷取回山東治在郡詿誤竟置於法郡邑人
士爭贖之且家爲奠祭哲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常自
詫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
名聽雪蓬學者稱爲雪蓬先生

起居注范君常傳

王 禕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滁州人也滁爲城
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
七八里范君世家滁瑯琊山人所爲號也初君之大
父酉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
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於時而時亦無
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首得滁君卽杖策謁軍
門 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畱置幕下
有所疑卽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立
天下勢未定 上命君爲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

乃釋不問哲亦乞歸得允既南還有司請哲領郡校
事橫經授徒四方至者多名士歲凡數百人乙卯四
月 朝廷取回山東治在郡註誤竟置於法郡邑人
士爭贖之且家爲奠祭哲始北上時倚蓬聽雪常自
詫曰天下奇音妙韻出自然者莫是過也歸構一軒
名聽雪蓬學者稱爲雪蓬先生

起居注范君常傳

王 禕

瑯琊山人者姓范名常其字子權滁州人也滁爲城
環以平岡漫阜而瑯琊山獨巍然峙於西南去城可
七八里范君世家滁瑯琊山人所爲號也初君之大
父酉新有學行當宋季仕不大顯學者稱之曰青山
先生至君復能世其學隱居不求知於時而時亦無
能知之者今天子起兵淮右首得滁君卽杖策謁軍
門 上知滁人之賢者獨范君與語意合畱置幕下
有所疑卽以問君君每以實對輒稱旨而羣雄角立
天下勢未定 上命君爲辭以禱上帝有奉天征討

慮弗合於天心等語深契 上心既而 上渡江取
姑孰君以帥闔都事贊軍政畱姑孰又移毗陵及維
揚會姑孰闕守遂命君守姑孰以簡易寬厚爲政居
三年民親愛之既去久思之猶不忘洪武建元 上
既卽天子位銳意於稽古禮文命君爲翰林直學士
制禮作樂之事多委之尋以病謝去歲餘 上念舊
臣在者如君無幾有旨徵詣闕俾仍任前職君頓首
謝曰 陛下之眷臣至矣臣雖老且病敢不竭力以
事 陛下 上每宴閑命儒臣列坐賦詩以爲樂君
輒操觚揮翰先成以獻 上笑曰老范之詩質朴而

不亦類其爲人者乎尋遷起居注起居注者古
左右史之職記人君之言動者也於是其任益親密
矣君適有足疾數在告 上卽傳旨令其善自愛又
賜以安車俾其出入勿與衆人同時人榮之或問范
君曰山人隱者之稱也今君朝夕在 天子左右爲
侍從臣柰何用隱者之稱爲稱乎君輟然應之曰予
豈知人哉人之志固各有在者吾今雖忝列從臣抑
鄉土之念誰能忘之願吾犬馬之齒且益衰暮他日

天子倘矜憐之則首丘之願可終遂矣是則山人
之稱固吾所以志也而矣不可哉於是或者乃知其



